



回忆列宁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回 忆 列 宁

斯大林 高尔基等著

曹葆华 王易今等譯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850×1168 1/32 6 13/16 印張 157,000字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製

印數 1—16,600 定價(7)0.75元

回忆列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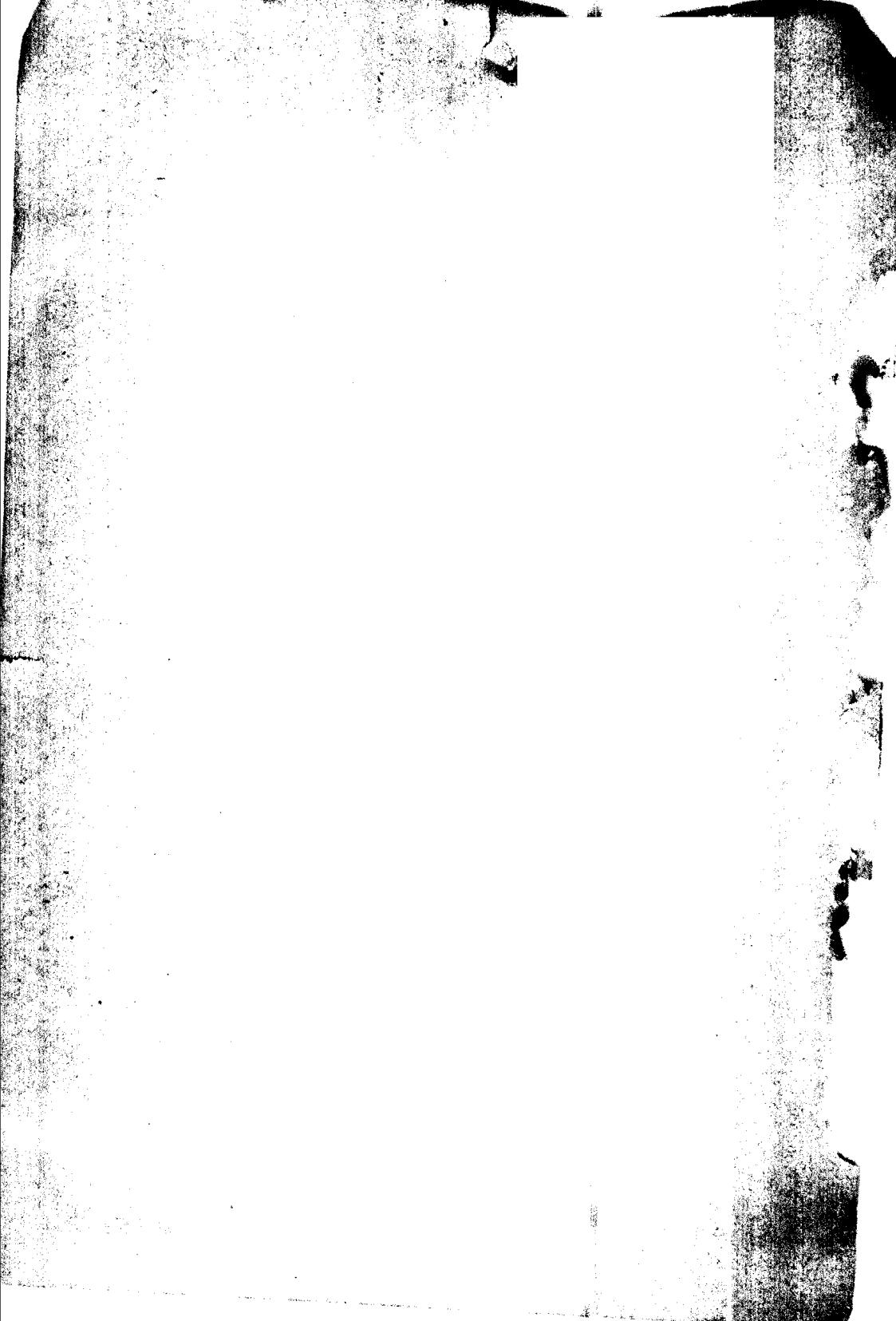
斯大林 高尔基等著
曹葆华 王易今等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封面設計：楊永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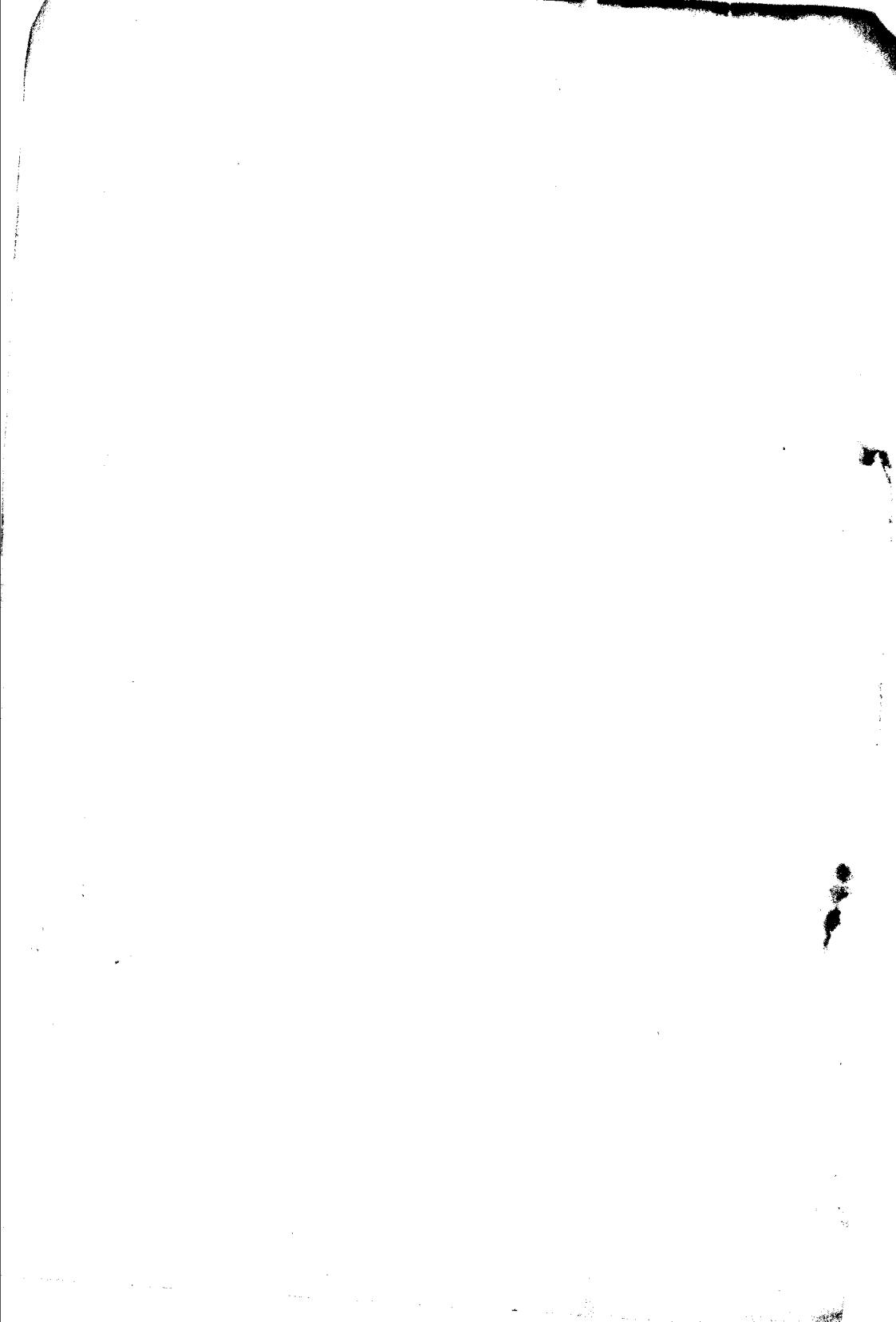






目 次

論列寧.....	斯大林	7
列寧.....	高爾基	1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 1919 年.....	娜·康·克魯普斯卡婭	6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	維·德·彭奇-布魯耶維奇	105
作为人和同志的列寧.....	尼·亞·謝馬什科	132
导师和朋友.....	叶·德·斯塔索娃	144
筆記摘錄.....	克·蔡特金	157
列寧和共青團.....	叶·雅羅斯拉夫斯基	179
列寧在共青團的搖籃旁邊.....	叶美根丽婭·蓋爾	181
列寧在共青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	阿·別塞勉斯基	189
列寧在國立高等工艺实习学校.....	謝涅金	208





斯 大 林

論 列 宁

(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軍校學員晚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接到通知，說你們这里要举行回忆列寧的晚会，并邀請我也來做一个報告。我認為沒有必要做一个關於列寧的生平事業的連貫性的報告。我想，倒不如只把一些表明列寧的为人和他作为一个活動家的某些特点的事实告訴大家。这些事实相互間也許沒有什麼內在的联系，但是這並不妨碍我們得到一个關於列寧的总的概観。不管怎样，我这一次向你們講的不可能比我剛才所答應的更多。

山 鷹

我最初和列寧認識是在1903年。固然，這次認識并不是經過亲自会面，而是經過互相通信。但是这次認識給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黨內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終沒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當我知道列寧从19世紀90年代末，特別是从1901年以后，在“火星報”出版以後的革命活動的時候，我就深信列寧是一個非常的人物。当时在我看來，他不是我們黨的一個普通的領導者，而是我們黨的實際創造人，因为只有他一個人才了解我們黨的內部實質和迫切的需要。当我拿列寧

和我們党的其他領導者比較的時候，我總覺得列寧的战友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等人都遠不如列寧，列寧和他們比較起來不單是一個領導者，而且是一個最高典型的領導者，是一只山鷹，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導我們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这个印象竟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必須寫封信給一位在居国外的好友，把这个印象告訴他，要他評論一下。过了不久，当我已經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時候——这是 1903 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热情的答复，以及列寧的一封簡單而內容丰富的信，原来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給列寧看过了。列寧的这封信虽然比較短，但是它對我們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評，并對我們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計劃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說明。只有列寧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簡單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一顆子彈。这封簡單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寧是我們党的山鷹。可惜我按过去秘密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寧的这封信同其他許多信一样燒掉了，这是我不能寬恕自己的。

从那时起，我就和列寧認識了。

謙遜

我第一次會見列寧是在 1905 年 12 月塔墨爾福斯（在芬蘭）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上。我本来希望看見我們党的山鷹，看見一个偉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是偉大的，而且可以說在体格上也是偉大的，因为当时列寧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魁梧奇偉的巨人。当我看見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簡直是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偉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使会場上的人望眼欲穿地

等他出現的；而且在“偉大人物”就要出現之前，會場上的人彼此警告說：“嘘……靜一點……他來了。”我當時覺得這一套並不是多餘的，因為它能令人肅然起敬。當我知道列寧比代表們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參加代表會議的最平常的代表們進行最平常的談話的時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實說，我當時覺得這未免有點違背某些必要的常規。

後來我才明白，列寧這樣朴質謙遜、這樣不願表現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擺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長處，正是他這種新群眾的新式領袖，即人類最“下層”普通群眾的新式領袖所具有的最大長處。

邏輯力量

列寧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發表了兩個精彩的演說：論目前形勢和論土地問題。可惜這兩篇演說詞都沒有保存下來。這是兩個使人興奮的、使代表會議全場歡欣鼓舞的演說。非凡的說服力，簡單明了的論據，簡短通俗的詞句，沒有矯揉造作，沒有專為加深聽眾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勢和力求效果的詞句，——這一切都使列寧的演說遠勝於通常“議會”演說家的演說。

可是當時使我佩服的還不是列寧演說的這一方面。當時使我佩服的是列寧演說中那種不可戰勝的邏輯力量，這種邏輯力量雖然有些枯燥，但是緊緊地抓住聽眾，一步一步地感動聽眾，然後就把聽眾俘虜得一個不剩。我記得當時有很多代表說：“列寧演說中的邏輯好象萬能的觸角，用鉗子從各方面把你鉗住，使你無法脫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敗。”

我認為列寧演說中的這個特點是他的演說藝術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不 灰 心

我第二次會見列寧是在1906年我們黨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会上。大家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占了少数，遭到失败。当时我第一次看見列寧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絲毫不象那些失败后就灰心丧气的领袖。恰恰相反，失败使列寧更加精神百倍，鼓舞自己的拥护者去作新的战斗，爭取未来的胜利。我現在說的是列寧的失败。但这究竟是怎样的失败呢？必須看一看列寧的反对者，即斯德哥爾摩代表大会上的胜利者——普列汉諾夫、阿克雪里罗得和馬尔托夫等人：他們很少象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列寧用他对于孟什維主义的无情的批判把他們打得体无完肤了。我記得当时我們这些布尔什維克代表都聚集在一起，望着列寧，問他的意見。在某些代表的言論中流露出疲倦和气餒的情緒。我記得列寧对于这种言論用諷刺的蔑視的口气回答說：“同志們，不要灰心，我們一定会胜利，因為我們是正确的。”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胜利，——这就是列寧當時告訴我們的。当时令人感到布尔什維克的失败是暂时的，布尔什維克在最近的将来一定会胜利。

“不因失败而灰心”，——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把一支忠实到底和相信自己力量的军队團結在他的周围。

不 驕 傲

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在1907年倫敦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成了胜利者。当时我第一次看見列寧处于胜利者的地位。通

常胜利总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自大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往往就夸耀胜利，高枕而卧。但是列宁丝毫不象这种领袖。恰恰相反，正是在胜利以后，列宁特别警惕和戒备起来。我记得当时列宁十分坚决地教导代表们说：“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他狠狠地嘲笑那些轻率地断言“孟什维克从此完蛋了”的代表。他毫不困难地证明：孟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还有基础，我们还必须善于和他们作斗争，竭力避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尤其要避免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

“不因胜利而骄傲”，——这就是列宁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保证党不遭可能发生的意外。

原 则 性

党的领袖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多数，这是领袖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列宁对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党内其他任何领导者。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党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下面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事实。在1909年至1911年的时期，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这是人们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

識分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紛紛退党的时期；這是人們否定地下活動的时期；這是取消主義的时期，瓦解的时期。那时不仅在孟什維克中，而且在布尔什維克中也有許多派別組織和派別思想，而且大部分都是脱离工人运动的。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要完全取消秘密組織而把工人組織成为合法的自由主義的斯托雷平党的思想。当时只有列寧一人沒有隨波逐流，而高舉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堅忍精神来收集党的解散殘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动派別，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來扞卫党性。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党性而进行的爭論中，后来列寧成了胜利者。

第二个事实。在1914年至1917年帝国主义战争激烈的时期，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染上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狂热，替本国的帝国主义尽忠效劳。这是第二国际在資本面前放下自己的旗帜，連普列汉諾夫、考茨基和蓋得等等一类人物都抵擋不住沙文主义浪潮的时期。当时只有列寧一人 或几乎只有列寧一人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坚决斗争，揭露蓋得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的变节行为，痛斥騎牆派“革命家”的不彻底性。列寧明知跟随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数，但是他認為这沒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知道，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的政策；因为他知道，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新国际而进行的爭論中，列寧成了胜利者。

“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寧的公式，列寧用这个公式攻占了許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陣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爭取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方面来。

相 信 群 众

有些政党的理論家和領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鑽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們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創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領袖对群众的某种貴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負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書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貴族态度的基础。

列寧和这种領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寧这样深信无产阶级的創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善于象列寧这样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評“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鬧行为”的人。我記得在第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見說“革命后必須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寧諷刺地回答說：“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記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寧总是鄙棄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書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寧总是不倦地教誨我們：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細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經驗。

相信群众的創造力，——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革 命 天 才

列寧是为革命而誕生的。他真正是組織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領

导革命的偉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我完全不是想以此說明，列寧对任何革命动荡都同样嘉許，或者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主張革命爆发。完全不是。我只是想以此說明，列寧的英明远見在任何时候都不象在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充分和明显地表現出来。在革命的轉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預見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簡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們黨內曾說：“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象魚在水里一样。”

因此，列寧的策略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寧的革命計劃是“出奇的”大胆。

我記得有兩個事實可以特別明显地說明列寧的这个特点。

第一个事實。在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为后方和前线的危机所激动的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士兵要求和平和自由；將軍和資产阶级准备軍事專政，以求“作战到底”；整个所謂“輿論界”，一切所謂“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反对布尔什維克，誣蔑他們是“德国間諜”；克倫斯基企图把布尔什維克党驅入（而且已經把一部分驅入）地下；还很强大的有紀律的德奥联軍同我国疲憊的处在瓦解状态的军队对峙着，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安然和本国政府結成联盟，以求“作战到完全胜利”……

在这样的关头举行起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就是孤注一擲。但是列寧不怕冒險，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見：起义必不可免，起义一定会胜利，俄国的起义一定会准备好結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俄国的起义一定会鼓舞西方受尽苦难的群众，俄国的起义一定会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國內战争，起义的結果一定会成立苏維埃共和国，而苏維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壘。

大家知道，列寧的这个預見后来空前准确地实现了。

第二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人民委员会打算使叛乱的将军杜鹤宁总司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同德军进行停战谈判。我记得当时列宁、克雷连柯（后来的总司令）和我前往彼得堡总参谋部去用电报同杜鹤宁直接谈判。时机十分危急。杜鹤宁和大本营坚决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当时军队的指挥人员完全掌握在大本营手里。至于士兵，谁也不知道这一千四百万隶属于蓄意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各集团军组织的军队会表示什么态度。大家知道，当时在彼得堡正酝酿着士官生的暴动。此外，克伦斯基正向彼得堡进军。我记得列宁在电报机旁沉默了一会，忽然容光焕发。他显然是订定主意了。他说：“我们到无线电台去吧，无线电台会帮助我们：我们下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将军撤职，委任克雷连柯同志做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包围将军，停止军事行动，同德奥士兵联欢，把和平事业拿到自己手里。”

这真是“冒险的一跃”。但是列宁不怕这“一跃”，反而乐于进行这“一跃”，因为他知道军队希望和平，军队将扫除和平道路上所有一切障碍而争得和平；因为他知道用这种方法来奠定和平对德奥士兵不会没有影响，用这种方法一定会毫无例外地使所有战线上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起来。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也完全准确地实现了。

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

原载于1924年2月12日“真理报”第三十四号

（本文的译文采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6卷）